

資治通鑑補正

齊民要術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

後學吳郡嚴衍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

唐紀二十四起神龍元年二月盡景龍元年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乙神龍元年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居自是母十日一往廢奉宸府官初張易之等既誅帝往

武氏廟告即位猶仍周號已而天陰數日不霽侍御史崔暉奏曰陛下復國當用唐家位號稱天下心奈何尚告武

氏廟請毀之復唐宗廟帝從之甲寅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

都為東都光宅元年改東都曰神都北都為并州天授元年以并州為北都初太后革命改稱元元皇帝為老君至是復以老君為元元皇帝

是日詔書甫下霧翳俱消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廢高安尉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司

禮卿崔神慶流欽州以楊再思為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太后之邊上陽宮也太僕卿同中書門

下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耶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

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

為亳州刺史後柬之等被害而元之獨免人皆稱其智制貢舉人停習臣軌依舊習老子甲子立妃韋氏為皇

后赦天下追贈后父元貞為上洛王母崔氏為妃左拾遺賈虛已上疏以為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為姓

嗚嗚以觀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恩制

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沖之德矣不聽初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閑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

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甯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

再為皇后遂于預朝政如太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為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易家人卦六二爻辭王弼注曰六二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

遂職乎中饋與順而已是以貞吉也

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書牧誓之辭孔安國曰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雖代雄鳴則家盡竭奪夫政則國亡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

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為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于國政先

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

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

範亂政危人者也請誅之上皆不聽初太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褊躁無才又

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為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太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

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為人傭保至是制州縣丞訪其樞以禮改葬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

者為擇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涕泣舞蹈各以親疏襲爵拜官有差紀王慎女東光縣主楚媛聞

制謂其子曰為我謝親戚酷憤已雪下見先王無恨矣感慟而卒初狄仁傑既薦張柬之又引桓彥範故暉崔元

暉表恕已皆列於要地嘗於退食之後謂五人曰所恨衰老身先朝露不得見五公盛事冀各保愛願盡本心五人

心知目擊慙悟其意及仁傑寢疾五人候問偶對終日竟無一言少頃流涕及枕但相視而已五人退出不測其由

恕已曰豈公有家事難言乎柬之曰未聞大賢垂沒廢國謀家者也斯須召柬之恕已彥範入元暉與暉立於門外

仁傑謂三人曰向者不言蓋以敬崔二公之故此二公者能斷而不能密若先與之議事必外泄然事不與其亦或

難就須臾至乃告之梁王三思掌權可先取而後行事不然必反生大禍仁傑沒後歲餘五人潛會於幽閒之處欲

結盟約彥範乃敘仁傑當日之言言甫發端聞戶牖之外聲若雷霆須臾風雨大作咫尺莫辨所坐牀褥悉擲於階

結盟約彥範乃敘仁傑當日之言言甫發端聞戶牖之外聲若雷霆須臾風雨大作咫尺莫辨所坐牀褥悉擲於階

結盟約彥範乃敘仁傑當日之言言甫發端聞戶牖之外聲若雷霆須臾風雨大作咫尺莫辨所坐牀褥悉擲於階

下五人戰懼不知所據乃相謂曰此是狄公忠烈之氣假此靈變以驚眾心不欲吾輩先論此事也及易之等誅恕已謂東之曰昔有遺言使先收三思豈可捨諸東之不以為意時洛州長史薛季昶亦與誅三張乃謂東之敬暉曰

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係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彊劉幽求

武彊縣漢河間之武陸也晉更名屬武邑郡唐屬冀州

亦謂彊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

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上官儀之誅也有孫女婉兒沒入掖庭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

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用事於中婉兒素與三思通故黨於武氏又薦

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嘗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乃以安

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公主后女也遷虜陵時生於道中帝解衣以祿之因名曰襄兒妹秀辯敏帝與后尤愛之故

下嫁之儀光豔動天下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東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東之等曰

革命之際宗室諸王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反正而武氏濫官僭爵被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

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東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

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懿疏諫曰

漢縣後漢和帝改曰甘陵晉復舊名唐帶貝州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

上陽宮在洛陽宮城之西故曰西宮

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

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內實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

左散騎常侍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之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為之也由是貶濮州員外刺史

又改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為司徒定王辛未相王旦固讓太尉及

知政事許之又立為皇太弟相王固辭而止甲戌以國子祭酒始平魏欽明同中書門下三品黃門侍郎知侍中

事韋安石為刑部尚書罷知政事丙子敕諸州各置大唐中興寺觀一所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

政事許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 立皇子義興王重俊為衛王北海王重茂為溫王仍以重俊為洛州牧 三月甲

申制文明以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陰陟敬業裴炎不在免限 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奪官爵

存者皆流嶺南惡地 己丑以袁恕已為中書令 先是天子之子諸姑叔見之必先致拜若致書則稱為啟事上

欲敦睦親族下詔革其弊曰自今以後安國相王旦及鎮國太平公主更不得執拜衛王重俊兄弟及長安公主姊

妹宜告宗屬知朕意焉 以安車徵安平王武攸緒於嵩山武攸緒隱嵩山見二百卷萬歲通天元年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

之 制景氏蟒氏皆復舊姓景氏見二百卷高宗永徽六年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重夏四月星

數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星數出於禁中不由中書門下桓彥範崔元暉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

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秘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

比乎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久應得

之矣若以佛法能為人福利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矣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效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

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上即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高要丁卯至都拜衛尉卿同平章事 甲戌以

魏元忠為兵部尚書韋安石為吏部尚書李懷遠為右散騎常侍唐休璟為輔國大將軍崔元暉檢校益州府長史

楊再思檢校揚州府長史祝欽明為刑部尚書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忠等皆以東宮舊僚褒之也 乙亥以張柬

之為中書令 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為懿德太子又追贈故永泰郡主為永泰公主以禮改葬號其墓為陵 是

月同官縣大雨雹燕雀多死漂溺居人四百家遣使賑給 五月壬午遷周廟主於西京崇尊廟尋改為崇恩制

武氏三代諱奉事者皆不得犯 乙酉立太廟社稷於東都 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

為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 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為五運迭興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

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

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内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上親三

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三思引為中書舍人湜仁師之孫也崔仁師見一百九十九卷太宗貞觀元年先是殿

中侍御史南皮鄭愔詣事二張南皮縣漢屬勃海郡唐武德初屬景州貞觀初屬滄州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都舊志宣州至東都二千五

百里一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貴重其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

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

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啞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吳玢

尚自以為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三思

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為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

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

柬之為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己為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元暉為博陵王考異曰統紀曰太

覺其衰老及在上陽宮不復踰額形容羸悴上入見大驚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來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賊貪

功驚我至此上悲泣不自勝伏地拜謝死罪由是三思等得入其謀按中宗頑鄙不仁太后雖愛容涕泣未必能威

動移其意其所以疏忌五王自用韋后三思之言耳今不取五王尊卑先後不定實錄誅張易之時以張柬之為首

賜鐵券以崔元暉為首封王及誡為司馬長流皆以敬暉為首舊傳及開元復官詔並以桓彥範為首案長安四年

六月元暉為鸞臺侍郎平章事十月張柬之自秋官侍郎同平章事十一月守鳳閣侍郎諱守之時唯此二人為相

神龍元年正月袁恕己自中書令刑少卿為鳳閣侍郎中書令敬暉為侍中五王連轉先後如此疑實錄但以諱守之時東之首

為納言三月恕己守中書令四月柬之為中書令敬暉為侍中五王連轉先後如此疑實錄但以諱守之時東之首

加特進暉等罷政方加特進而元暉知舊疑特進雖散階而品秩最高故以元暉為首彥範與暉同為侍罷知政事

中而彥範被禍最酷疑開元詔及史官特以為首未必以當時位次也天后中宗時侍中疑在中書令上罷知政事
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仍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元暉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益州京師
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
梁州至京師一千二百二十三里東都二千七十八里
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為表眾莫肯為中書舍人岑羲為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
唐紀二十四

偃師畢構次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義改秘書少監出構為潤州刺史易州刺史趙履溫桓彥範之妻兄也
彥範之誅二張稱履溫預其謀召為司農少卿履溫德之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政事履溫復奪其婢上嘉宋璟
忠直屢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履溫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
見庶祿之事乎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為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為光祿卿楊元

琰為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髮去胡頭豈不妙
哉元琰多鬚類胡敬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還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

罪元琰獨免元琰漢太尉震十八代孫生數歲不能言使相者視之相者云語遲者神定必為重器及長秀眉目美
鬚髯崇肩博頤居父喪七日不食及居官咸有風績祿入雖厚而家無蓄積中外食之者日常數十人上官婕妤

勸韋后襲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為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年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
望制皆許之癸卯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為德靜王定王攸暨為樂壽王

皆降封縣王也德靜縣屬夏州樂壽縣屬深州

河內王懿宗等十

二人皆降為公以厭人心甲辰以唐休璟為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巨盧欽望為右僕射六月壬子以左
驍衛大將軍裴思諒充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癸亥命右僕射巨盧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

章先是僕射為二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

自事尚書省事也

至是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

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又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侍中楊再思為檢校中書令

丁卯相孝敬皇帝於太廟號義宗始為七室戊辰洛水溢流二千餘家秋七月辛巳以太子賓客韋巨源同中

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如故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乙未以柬之為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俸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災求直言右衛騎曹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

唐諸衛府有倉兵騎曹四曹參軍騎曹參軍掌外內雜畜簿帳

徵養凡府馬承直以遠近分七番月一易以為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于外朝之政者宜

思天變社絕其萌且塞應天孽乎人事令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禳之至使里巷謂坊間為宰相言朝廷使之變

理陰陽也開坊市北門以祈晴如是則赫赫師尹便為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又數年以來公私之竭戶口減耗

家無接新之儲國少備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為既庶且富試踐閭閻則百姓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丁壯

盡於邊塞孀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為奸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又太子國本宜

早擇賢者而立之安社稷慰黎元事莫有急於此者至於姻戚之間諉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愛之適所以害

之也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厚以祿賜國家利器庸可人假於人乎又秘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以小技

竊大位虧國經悖天道亦朝政之蠹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媒黷疏奏不省

壬戌追立妃趙氏為恭皇后趙妃死見二百二年孝敬皇帝妃裴氏為哀皇后九月壬午上午祀昊天上帝皇地祇

於明堂以高宗配初上在房陵州司制約甚急刺史河東張知審靈昌崔敬嗣河東舊蒲坂也屬河東郡隋廢郡

隋分酸棗縣置靈昌縣因獨待遇以禮供給豐贍上德之擢知審自貝州刺史更為左衛將軍賜爵范陽公敬嗣已卒

求得其子汪嗜酒不堪釐職除五品散官改葬上洛王章元貞其儀皆如太原王故事癸巳太子賓客同中書

門下三品章巨源罷為禮部尚書以其從父安石為中書令故也以左衛將軍上邽紀處訥兼檢校太府卿處訥

娶武三思之妻姊又縱其妻使通於三思由是與三思款昵冬十月命唐休璟留守京師癸亥上幸龍門乙丑獵

於新安而還辛未以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中十一月戊寅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

天皇后壬午上與后謁謝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戶賜酺三日己丑上御洛城南樓洛陽皇

南日洛城門門觀潑寒胡戲潑寒胡戲即乞寒胡戲本出於胡中西域東國十一月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為謀時

寒若清源縣屬并州隋於古梗陽城置以水為名書洪範曰謀時寒若注云君能謀則時寒順之若順也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且國家者至神之器一正

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自須營塔寺度僧尼施與不絕非所謂急務也胡虜數

叛不可謂太平邊兵未解不可謂無事水旱為災不可謂年登倉廩未實不可謂國富而乃驅役飢凍雕鏤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陳勢也騰逐喧噪戰爭象也錦繡金競害女工也督飲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喻也疏奏不納上又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及楊慎交灑油以築毬場慎交恭仁曾孫也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爽親屬皆赦之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月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擇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見羣臣六典東都皇宮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光政之北曰明福明福之西曰崇賢門其內曰集賢殿集賢之東曰德威殿又東曰同明殿太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謹按葬法尊云先葬卑者不合於後聞入則天卑於天皇大帝今欲開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於法非宜且聞乾陵元宮以石為門鐵錮其縫今啟其門必須鑄鑿神明之道體尚幽元動眾加功恐多驚黷況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以降始有合者望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為陵若神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不從是歲戶部奏天下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奇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眾不敢對監察御史蕭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即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怒至忠尋遷御史中丞詔廢崇恩廟及昊陵順陵

丙神龍二年春正月戊戌以吏部尚書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于惟謙同平章事閏月丙午制太平長

甯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並開府置官屬自長甯以下皆皇女也武三思以故暉桓房範哀怨已尚在京師忌之丁

卯出為滑洛豫三州刺史舊志滑州去京師一千四百四十里東都五百三十里洛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八十五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七里豫州去京師一千五百四十里至東都六百七十里考異曰實

新紀新舊列傳皆不見崔元暉及暉等出為刺史年月惟舊紀及新紀唐恩有出三人蓋元暉先已出矣

錄新紀新舊列傳皆不見崔元暉及暉等出為刺史年月惟舊紀及統紀唐歷有此三人蓋元暉先已出矣但不

知何時然暉等既為司馬時乃刺朗寧即均四州蓋於後又經遷徙矣唐歷統紀以為在王同統謀後今從之

賜閭鄉僧萬回法號雲公萬回俗姓張弱齡時白癡不語或為鄰里兒童所侮終無相競之意不言寒暑不知饑飽

東西狂走終日不息或笑或哭略無定容口角恒滴涎沫不好華侈尤少言語言似識記事過乃知兄成達陽久無

消息母甚憂之乃為設齋祈福萬回白母曰兄極康甯何用憂疑因出門徑去際晚而歸持其兄書示母問其所由

默而不對後兄歸言弟從家來因授餅餌共啖而反正此日也舉家驚怪人始改觀以其往反萬里一日而回遂號

曰萬回天后朝酷吏橫行崔元暉憂之乃迎萬回問禍福以金乞著施之萬回下階擲其乞著於屋上而去舉家以

為不祥數日升屋取乞著見乞著下有書一卷乃家所藏識緯書也遂令焚之數日後有司忽求其家大索圖識不

獲而免附錄貞觀中三藏元奘自西域歸云天竺有石藏寺元奘入時見一空房有胡牀榻椅而已因問此房大德咸曰此僧緣闕法事罰往震旦地生於閩鄉名萬回元奘歸求見萬回問西域事况如日賜甲戌

以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為懷德郡王二月乙未以刑部尚書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與皇后叙宗族丙申

僧慧範等九人竝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補註同正者謂員葉靜能如外官得同正員也

金紫光祿大夫選左右臺及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

罪而進退之易州刺史魏人姜師度禮部員外郎馬懷素殿中侍御史臨潼源乾曜監察御史靈昌盧懷慎尉尉少

卿澄陽李傑皆預焉魏縣漢屬魏郡時屬魏州晉愍帝諱郡改郡為臨漳時郡城已淪沒矣後趙復為郡縣東魏分

未幾懷慎遷御史中丞上疏陳時政曰孔子聖人也苟有用之高三年有成況常材乎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

畿縣令罕終四考多則一二年少則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企踵爭求冒進亦何暇為

陛下宣風布化哉禮義不興風俗不善戶口流散倉庫空虛職此之故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

不遠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資望上下相蒙共為苟且臣請未經四考不許遷除積其優劣以為陟黜則人勉

於職事矣臣聞官不必備惟其才今京諸司員外官所在委積多者數踰十倍古不必備今則有餘不司案牘空戶

資台司監甫正卷二百八唐紀二十四五

祿俸滯其才而不伸其用尊其位而不盡其力周稱多士漢曰得人豈其然與臣請諸司員外官其材能器識舉其聞知者並令宣力四方其老病不堪者咸從廢省此救時之切務也臣聞夫吏逸德烈於猛火貪人敗類取興大風竊見內外官人有公犯憲章職污狼藉者此皆民之賊也乃身負殘刺之名還膺牧宰之任或江淮嶺嶺微示貶懲而黷貨徇財罕能悛革小州遠郡蠻貊夷落何負於聖化獨受其鐫削乎况邊徼之地夷夏雜處危險特遠易擾難安小則坐致流亡大則起為盜賊由此言之凡材猶不可用况猾吏乎請犯法勘實者竟削替罷不許齒錄疏奏不省 三月甲辰中書令韋安石罷為戶部尚書戶部尚書蘇瓌為侍中西京留守瓌頊之父也 戊申唐休璟致仕

初少府監丞宏農宋之問及弟兗州司倉之遜 宏農縣帶號州治宏農川唐制倉曹司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 歸東都匿於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廩下聞

之密遣其子曇及甥校書郎李懷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懷及撫州司倉丹祖雍 撫州漢南昌南城地吳孫 州上書告同皎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武當丞壽春周懷等 壽春縣漢屬淮南郡晉避鄭太后諱潛結壯士謀殺

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李嶠韋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室再思巨源陽寐不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願言不已紹之命拋之折其臂仲之大呼

曰吾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庚戌同皎等皆坐斬 考異曰御史臺記曰同皎與張仲之等謀誅三思為宋談所發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姚紹之按問事連掖宮內數宰相問對諸宰

洋假寐無所聞獨崎與承嘉竊議同皎仲之等遇族又曰張仲之之祖延慶謀於衣袖中發銅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之遜子 會冉祖雍李惟於路白之雍惟以聞又曰張仲之之祖延慶謀於衣袖中發銅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之遜子

延慶密發之叔李承嘉與紹之按於新開門內初紹之將直其事未定救宰相對問諸相畏三思但侃侃然不聞仲之 反賊我臂且折矣命已輸爾當許爾於天曹乃自誣反而遇族朝野食載曰初之遜詔附張易之兄弟出為寬州司

自賊反舊傳云之問左連賊州參軍未幾逃還匿於張仲之與同賊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發其以
無賈君之志豈得輕為此謀又曰袖中發銅弩此則始於宗韋后惟願天下同賊等若擅殺之豈得安然無事尚
之誼等以告三思三思因教墨等誣告同賊云謀於靈駕發引日劫殺三思因與皇太后謀反耳今殺之而籍沒其
家周憬亡入北干廟中大言曰比于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

遂自劉之問之遂量懷祖雍並除京官加朝散大夫附錄宋之問字延清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

撮石確峭壁上書四十字詩初為太學生以一手披牆堂柱離地尺許壓同房生衣於下許為設酒乃出之令文有
三子長之問長於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右者嘗從則天遊龍門詔令學臣賦詩東方朔詩先成則天賜以錦袍及

之問詩成則天數賞金綢錦袍以賜之次之薛稷身長八尺以蹠勇聞當坐事流朱鳥會蠻陷羅州之慘
被重甲大呼薄賊曰撥動即死賊之人皆伏不能興遂平之次之崔融草謀世謂各得其父一絕 武三思與

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為朗州刺史崔元曉為均州刺史桓彥範為亳州刺史袁恕已為郢州刺史

漢竟陵縣地江左置竟陵縣與暉等同立功者薛思行等皆以為黨與坐貶左拾遺李邕亦坐與張柬之善貶富州
西魏置温州後置郢州

司戶 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瑞州還為相

魏元忠先貶高要尉高要縣帶端州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酸棗縣漢晉屬陳留郡後齊廢隋開皇六年復置屬鄭州唐屬滑州致書元忠以

為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傳而輔之

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使遊走權門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

賢才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為長亂之階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

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九失指言上官嬖左道之人榮感主

聽盜竊祿位十失也十失指言葉靜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壬子洛陽城東七里

許地色如水側近樹木往來車馬歷歷影見於水中月餘乃滅 夏四月改贈后父韋元貞為鄆王后四弟皆贈郡

王 己丑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致仕 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官掖必為逆亂上大怒

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側門非正出之門程大昌曰唐大明宮朝堂外左右金吾仗之側有曰側門者以其在端門側傍也

以長安大明宮之側門推之則洛陽謂環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趙斬之環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官之側門從可知也履履不蹣跟也

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環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左臺御史

大夫蘇珣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

州都督周仁軌斬之考異曰朝野僉載曰周仁軌過秋分一日平曉斬之有赦捨之而不及統紀月將死附此年未唐紀在二月舊傳唐恩皆在五王死後案此年七月殺故雖等若在後徐堅表不得云朱夏在

辰思貞不得云發往之日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

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舊志青州師東北二千五百里至東都一千五百七里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

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思貞在州有政績蠶或

至一歲而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數曰是非有善政何以致此遂表薦之於朝思貞前後為十三州刺史皆以清

簡為政奏諫連最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頻遭水潦百姓飢餓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

租賦環拒而不與洛水溢壞天津橋漂沒居民廬舍溺死數千人五月庚申葬則天大聖皇后於乾陵武三

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敬暉亳州刺史桓彥範襄州刺史張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已均州刺史崔元暉與王同皎通

謀六月戊寅敬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已賓州司馬元暉白州司馬白州漢合浦縣地武德初置南州仍分合浦置

博白縣六年改曰白州考異曰唐歷統紀皆於王同皎後即云三思令宣州司功鄭愔誣柬之等與王同皎謀反又貶元暉等四人為解連州刺史校愔若於時已告云謀反則豈應猶得刺史又云告柬之等而柬之豈得獨不貶

今從竝員外置仍長任削其勳封復彥範姓桓氏初韋元貞流欽州而卒流欽州見二百三卷武后先宅元年蠻酋甯承基兄弟逼

取其女婁崔氏不與承基等殺之及其四男洧洧洞泚上命廣州都督周仁軌將兵一萬討之承基等亡入海仁軌

追斬之以其首祭崔氏墓殺掠其部眾殆盡上喜加仁軌鎮國大將軍充五府大使五府廣桂邕容賜爵汝南郡公

韋后隔簾拜仁軌以父事之及韋后敗仁軌以黨與誅秋七月戊申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太子性明果而官屬

率貴遊子弟所為多不法左庶子姚珽屢諫不聽珽瑋之弟也姚珽瑋相武后丙寅以中書令兼檢校兵部尚書魏元忠

上將還西京辛未左散騎常侍李懷遠同中書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仍知兵部事吏部尚書李嶠為中書令 上將還西京辛未左散騎常侍李懷遠同中書

門下三品充東都留守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榜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

事承嘉奏言故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元暉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

之於內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結竟者結其罪竟其獄也大理丞三原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

更大理卿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沒不應更加推鞠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

日實錄初云嘉州後云崖州新本紀彥範於瀘州東之於瀘州武德四年平蕭統分隋永熙郡之瀘水縣置龍州

達交趾開拓夷獠置瀘州今從統紀新傳彥範於瀘州東之於瀘州武德四年平蕭統分隋永熙郡之瀘水縣置龍州

之東北有瀘水以為州名○瀘音藥又平音環恕已於環州貞觀十二年李宏節開拓土蠻置元暉於古州古州亦

開夷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擢承嘉為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襲武郡公該為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為聞喜令三

思又諷太子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

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貞利貞先為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貞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

東之元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貴州漢廣鬱縣地古西甌駱越所居後漢谷永為鬱林太守降烏潯人十餘萬開置

縣屬南定州武德曰南尹州貞觀八年曰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馬而殺之恕已素服黃金利貞逼之

使飲野葛汁本草鉤吻一名野葛陶宏景曰言其入口鉤人喉吻數事而言乃是兩物未詳云何嶺表錄異曰野葛

以野葛飼人勿與冷水至肥大以冷水飲之至死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掣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貞還擢拜御

史中丞薛季昶累貶詹州司馬飲藥死 武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吾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

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

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貞侍御史再祖雍太僕丞李懷光祿丞宋之選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為三思

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八月丙子貶同中書門下三品祝欽明為申州刺史 九月戊午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

三品李懷遠覺懷遠少孤貧有宗人欲以高陰相假者懷遠拒之退而歎曰因人之勢高士不為假陰求官豈我本志未幾應四科舉擢第歷同冀二州刺史所在以清簡稱及為相雖居顯榮而彌尚簡率園林宅室無所改作常乘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初李嶠為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員外官廣引貴勢親識既而為相銓衡失序府庫減耗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以嫁前非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冬十月己卯車駕發東都以前檢校并州長史張仁愿檢校左屯衛大將軍兼洛州長史戊戌車駕至西京十一月乙巳赦天下丙辰以蒲州刺史竇從一為雍州刺史從一德元之子也竇德元見二百一初名懷貞避皇后父諱更名從一少能折節自修所至以清幹著稱既通顯遂諂附權貴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碾磴激水為之不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從一大懼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元紘道廣之子也李道廣見二百五卷初秘書監鄭普思納其女於後宮監察御史靈昌崔日用劾奏之上不聽普思聚黨於雅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得幸於皇后上敕瓌勿治及車駕還西京瓌廷爭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憂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中理臣聞王者不死殆謂是乎臣願先賜死不能北面事普思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戊午流普思於儋州餘黨皆伏誅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鳴沙靈州有鳴沙府武德二年以鳴沙縣置會州貞觀六年州廢更置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九年州廢以縣還屬靈州是年為默啜所寇移治故豐安城宋白曰鳴沙本漢富平縣地後周於此置會州學立鳴沙鎮隋立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此地人馬行沙有聲異於餘沙故曰鳴沙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辛巳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武德二年以平涼郡會寧鎮置西會州貞觀八年更名會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免忠義官丙戌以河北大饑命侍中蘇瓌存撫賑給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詔使御史

中丞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卧不動明日入哭甚哀為留數日助喪事泣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遣使獻馬五千匹駝二百頭牛羊十餘萬戍戌以安葛襲嗔鹿州都督懷德王高宗顯慶元年以突騎施索莫還賀部置鹿州都督府安樂公主恃寵驕恣實當微勢傾朝野或自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

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又請廢太子立己為皇太女上以問魏元忠元忠對曰皇太子國之儲君生人之本既無罪過豈得輒有動搖若以公主為皇太女駙馬將若為名號天下必甚怪愕恐非公主自安之道公主知之又奏曰元忠山東木強田舍漢惡足與論國事阿武子尚為天子天子又何不可時宮中謂武后為阿武子故公主云然上雖不從亦不譴責也

打神龍三年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邊絕其請婚命內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僊上疏以為臣聞

方叔帥師功歌周野去病耀武勳烈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將卻穀說禮樂敦詩書為晉元帥左傳晉文公蒐於被盧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兵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左傳曰中權後勁注曰中軍制謀如沙吒忠義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才本不足以當大任且棄軍有刑古之

常典近者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臣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辦勇之士班傳之傳旁結緒著與圖進取此犄角之勢也臣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沮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

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杖杜三年之後可以久安臣聞漢拜鄧都匈奴避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竄則朔方之安危邊域之勝負地方千里制在一賢其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謹設烽燧精飾戈矛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亢陽四方不稔利在保境不可窮兵使內郡黔黎各安其業擇

其宰牧輕其賦徭事無過舉爵不以私愛人之財惜人之力察地利天時以趨耕穫命秋獮太狩以教戰陳則數年